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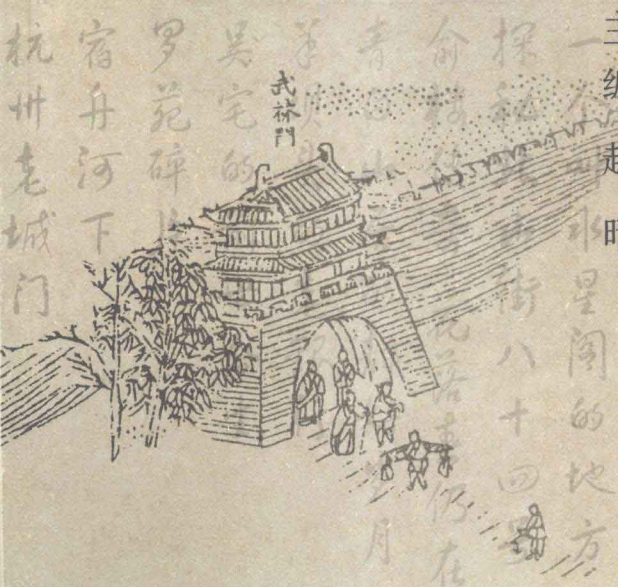
杭州老巷

最后的旗营
故事说与谁听



【坊巷卷】

主编 赵晴



【坊巷卷】



前言 | 一座城市的前世今生

徐晓杭

这是一个变革的时代，几乎所有的城市都发生了巨大的改变。无论哪个时代，经济变革都需要人文精神来支撑，于是，许多城市在回望自己的历史，历史是城市的根，文化是城市的本。

杭州是一座怎样的城市？

杭州自秦朝设县治，隋朝筑城郭，吴越建王城，南宋立国都，两千多年的历史，层层叠叠地积累在这块土地上，稍稍一挖就是一件千年的物什，一块千年的遗址，可见历史的密度和厚度。一座城市的精神气质，就是由这样的历史和文化积累而成的。

历史并不遥远，它就隐藏在我们身边。2005年，《杭州日报》西湖副刊创办了一个讲述杭州历史文化的版面——《城纪》，打捞历史碎片，写真城市故事，为新时代的杭州人描述城市相貌。

一座古城往往有非常庞杂的历史，这些历史不仅写在史书里，也写在那些大街小巷里。那些纵横交错的街巷，和珍珠般散落的老宅古桥，甚至一块山石，就像一张密密的网，将历史织进城市的身体；像一条条隐秘的通道，指向历史的深处。街巷、城门、老屋、人物，就像无数闪光的碎片，保留着城市的记

忆。我们把那些或消失无踪，或湮没在居民后院里的历史，一点点地挖掘出来，整理成文，让今天的杭州人了解，这座城市有着怎样连绵不绝的文脉。

六年来，我们沿着城市的经脉或走马观花，或深入找寻，杭州城的前世今生，在一笔一画的寻觅中变得生动、清晰。《城纪》就像是城市的索引和注释，让我们可以在今天翻阅，也让我们知道，城市是怎样长大的。

一张报纸不仅是政治经济资讯的集散地，也应该是文化的引导者。给读者高品位的优质文化，这是一张有责任感的报纸应该做的。《城纪》是《杭州日报》倾力打造的一个品牌栏目，每周一期，配以新旧照片，至今已刊出近三百期，每期一个主题。并策划了许多系列专题，比如大运河历史、十大城门、杭州丝绸历史、西湖香市等民风民俗，对杭州文化做了精心而又耐心的梳理。

《城纪》的性质决定它并非一炮而红，而是强力渗透，日积月累，它的影响越来越大，受欢迎的范围也越来越广。现在它已成为老师的教科书、研究者的收集资料、读者的“床头报”。

《城纪》文字优美，故事性强，不吊书袋，读来引人入胜，可读性非常强，从2007年起，连续三年获杭报集团读者最喜爱的十佳版面，2006年获全国报纸副刊专栏一等奖，2009年获浙江新闻名专栏。

我们所做的文化寻觅，目标是城市的人文精神和市井风情。人文精神决定了一座城市的性格和品质，市井风情则延续着这座城市的生活习惯及精神风貌。《城纪》不是游离于城市、游离于报纸之外的，而是对城市的建构、对城市的人文建设起着重要的作用。

城纪，让我们看到一座城市的前世今生。认识这座城市，就是认识我们自己。

目 录

前 言

中山中路传奇	001
1920年的大街	013
德寿宫	022
岳飞蒙难之地	031
辛亥 —— 最后的旗营	041
直大方伯 —— 故事说与谁听?	049
行到百井坊巷	057
皮市巷云烟	064
大井巷 —— 寒药热药 无非良药	070
百年拱宸桥	081
南星古桥纪事	092
一个叫水星阁的地方	100
探秘北山街84号	108
俞楼传奇 花落春仍在	116

青白山居的静好岁月	123
羊坝头的老银行	131
吴宅的前世今生	138
罗苑碎片	146
宿舟河下	155
杭州老城门十记	162
清波门外柴担儿	163
涌金门外划船儿	172
钱塘门外香袋儿	181
武林门外鱼担儿	187
艮山门外丝篮儿	193
庆春门外粪担儿	199
清泰门外盐担儿	205
望江门外菜担儿	211
候潮门外酒坛儿	218
凤山门外跑马儿	225
鼓楼	233

后 记

中山中路传奇

◆ 韩 斌

“杭州的热闹市街不只一条，何以独取清河坊呢？我因它逼窄得好，竟铺石板不修马路亦好；我认为它是典型的杭州街。”八十年前，浙江人俞平伯寓居北平。塞外的风尘让他格外思念家乡，首先闯进记忆之城的，竟是这一路清石板铺就的市井繁华。

这条“杭州街”，就是今天南起清河坊鼓楼，北至庆春路众安桥的中山中路。

中山路，是中国最常见的路名。不过，杭州这条中山路，八百多年前曾经是南宋皇朝天子出行的御街，八百多年来又一直是这座“世界上最美丽华贵的城市”（马可·波罗语）的心脏地区，如此煊赫的背景，还是极为罕见的吧。

走在中山中路上。时不时会与一段老墙的残垣、一座沧桑的民居、一栋精美的洋房相遇，仿佛时间在打盹。路的两旁，南宋一路传下来的坊巷里，依然升腾着浓浓的人间烟火气息。

历史就这样融入我们的血脉里，生生不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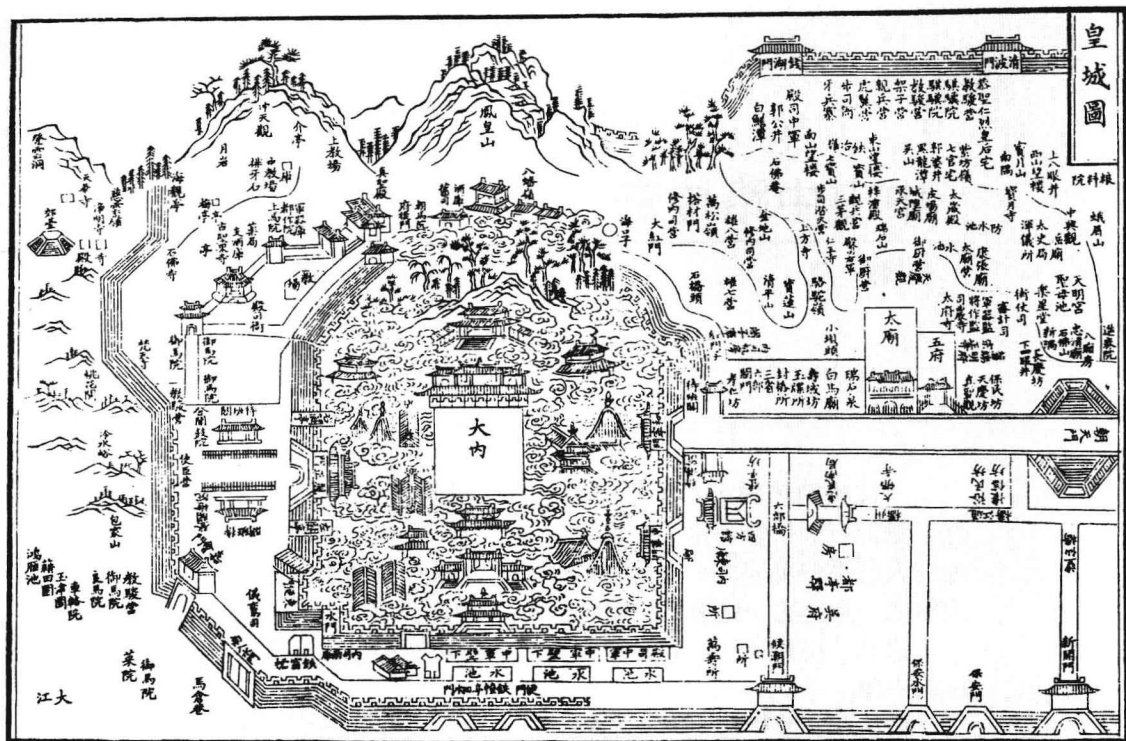
引子

南宋绍熙三年（1192）十二月。

寒冬的早晨，阳光很稀薄。御林军嘴里哈着白气，浩浩荡荡出了凤凰山皇城，穿过朝天门，向御街进发。今天，光宗皇帝将到城西景宁宫祭祀。

黄灿灿的銮轿很舒服，他掀起轿帘的一角，向外望去。

轿外便是御街了：居民屋宇，接栋连檐，大小铺席，连门俱是。光宗不由得为之一振。大宋定都临安后，筑九里皇城，开十里天街——天



皇城圖

街就是御街，专为天子去城西祭祀而修筑。天子一年难得走几回，御街就成了百姓的乐土，无一家不是买卖者。这种布局，参照了“前朝后市”的古制。天子从山上的皇宫放眼望去，百姓就在眼面前安居乐业，江山倒也可以坐得安稳些。

一路上，只听得青石板上鸾舆辘辘。一万三千五百尺的御街修整得很好，街道两侧铺有砖石，各宽十步。中道铺细沙，下有阴沟宣泄雨水，道路永远干燥，雨天也无泥泞之苦。街上只有店铺没有民居，民居都藏在街两边的坊巷里，清河坊、太平坊、积善坊……八百多年后，杭州近三百条坊巷仍然沿用着那时的命名。

御林军早已通知商户闭门，百姓噤声，以示天子的威严。御街上太静了，倒让人兴致索然。

庄严华丽的队伍拥着一个心事重重的皇帝，渐行渐远，最后变成了一道苍白的影子。身后，御街上的商户已纷纷卸下门板，有说有笑地开始一天的生活。

鼓楼初鼓定天下

中山中路1号，鼓楼刀墩元件店。早晨，老师傅把货物一样样摆出来：蒸笼、木桶、刀墩、锅刷、锅盖、菜篮，门口都快满出来了。守店的任奶奶满意地点点头。

鼓楼一带，原是市井味道最醇厚老城区。老城改造后，旧貌大有改观。这家老店，还保留着当年的气息：上住家下开店，门楣上有古旧的雕花，雪白的墙壁上写了四个大字：鼓楼老店。

任奶奶在鼓楼住了六七十年。“鼓楼拆掉那会儿，大家可惜得不得了，我们都是在鼓楼旁边长大的。现在造好了，我们蛮开心的。”

任奶奶记得：从前的鼓楼要比现在大，圆洞门下面好开汽车。一到夏天，大家都到门楼下避暑，伍公山的水沿着城墙壁滴下来，“冰阴冰阴，比空调还凉快。”

那时鼓楼上面还有很多小店：吃食店啦，洋车店啦——就是踏缝纫机，给人缝补衣裳。鼓楼边上的店铺更多了，从巷子的名称就看得出：



香客游览羊坝头商业街（老照片）

扇子巷，打铜巷，布市巷。经常有人特地跑来，为吃一碗最地道的菜卤豆腐，或者到尺寸最齐全的瓶刷店买一把瓶刷。

在任奶奶缓缓的叙述中，似乎远远飘来烧饼油条的香味，沿街有一只只煤球炉摆出，扇出香而暖的白烟……

老店生意不错，有一批稳定的老顾客。店里新进了一批木桶，是足浴馆订做的——老店也要与时俱进。

鼓楼，东临望江街，西依伍公山，横跨中山路，为中山南路与中山中路的分界线。相传为吴越国王钱镠拓筑杭州城时所建，是王城的南门，故称“朝天门”。

南宋皇城也以朝天门为界。朝天门以南今中山南路，是六部三省百官衙署所在。“五更三点望晓星，文武百官上朝廷”的队伍，每天就从鼓楼下鱼贯而过。

朝天门以北，便是十里御街。

元代，朝天门改名拱北楼。明代，因登楼可望四面名山大海、听江上潮汐之声，更名为来远楼、镇海楼。鼓楼之名，亦于明代叫开。当时城楼上安置一钟九鼓，用于朝暮报时，“令民知昏晓，时作息，是居者之指南”（徐文长《镇海楼记》）。

一千多年来，鼓楼几经火患人祸，屡毁屡建。1970年鼓楼拆除。2001年，鼓楼在遗址上重建。据说吴越国时的朝天门极为高广壮观，现在的鼓楼小巧稳健，如一久经沧桑的老者，终于可以安度晚年。

紧对吴山第一泉

大井巷口，屹立着杭州最古老的中药铺：朱养心膏药室。老宅满目疮痍，像绵长岁月里的寸寸斜阳，残败，却掩不住深宅大院的气势。

明朝万历年间，余姚人朱养心来大井巷开店。药膏用大井之水炼制，专治疮毒，据说痼子贴了都能跑步。晚清时，受惠于“朱养心”的病家集资重修了老店。如今，朱养心的后人，仍生活在这座有着五个天井五十间房的祖屋里。

老宅倚山而建，面街而筑。前店后坊、下店上住的格局依稀可寻。踏着不知年月的石头阶梯上楼，楼道黑黝黝的。墙壁直接就是伍公山阴湿的石壁。走进一个爬满青藤的破败小院，《聊斋》里的狐仙随时会跳出来。

楼下传来晏晏笑语，魔法打破了。下了班的年轻人推车进来，小夫妻在天井里炒菜，人世间的香气飘荡在老天井的上空，仿佛老宅在



位于大井巷内的朱养心膏药店旧址

呼吸。

“四百年的老房子不稀奇，四百年的老房子还有人住，少见吧。”朱家第13代长房孙朱平平自豪地说。根据规划，朱养心膏药室在受保护的老字号之列。朱平平和他的堂兄弟们正热切等待着相关政策出台。

走出朱宅，大井巷内墙头斑驳，百多年的民居，早已面目沧桑。生活却还在继续。邻家大妈在路边出摊卖麦秆扇，街头开缝纫摊的小夫妇头抵着头吃午饭，小学生坐在父亲脚踏车后面滴铃铃而过。主妇在大井边汲水，千年古井，不用是要发臭的。保大参行石库门墙根下，一个乘凉的阿婆在絮叨：“对面一个101岁的老阿爹去世了，他生在这里死在这里，你说这条巷子老不老……”

大井巷，鼓楼旁一条老巷，两百米长，“一晾竿”宽，南宋时称吴山井巷。小巷曾经名店云集，张小泉剪刀店、朱养心膏药室、王老娘木梳店、保大参行，旧址犹存。巷尾，便是胡庆余堂高高的风火墙。

巷因拥有一口大井而得名。大井开凿于吴越时期，井水甘冽，遇大旱不涸，人称钱塘第一井。井口开阔，为安全起见，南宋时在井上加盖，面上是五个井口，下面仍是一口大井。明朝崇祯年间，安徽人张小泉打出剪刀广告：“并家新样张家好，紧对吴山第一泉”。

杭州居民自古绕井而居，在井边淘米汰菜，洗衣纳凉，说古道今。井边的生活就像电脑网络，话题可以传播得很快。“有井水处必有柳词”，文人柳永赞美杭州“三秋桂子，十里荷花”之词，从江南井边连线到了北方的金国，由此还爆发了一场战争。

大井巷古井旁蕴积了很多故事：朱养心膏药室里一条会喷水的乌龙；被观音菩萨镇在大井下的黑鱼精；还有胡雪岩亮灯的传说——120年前的杭州城没有路灯，胡庆余堂开业前夕，胡雪岩叫人在巷里从东到西立了十来根木杆，傍晚，防风油灯一盏一盏往木杆上挂。夜夜挂灯，一挂就是二十年。大井巷也就成了杭城第一条彻夜通明的街巷。

一片繁华如昨日

八仙桌旁，79岁的孙绍仲悠悠地讲起了这个故事。

泰昶皮鞋店创建于光绪十三年。老板姓张，宁波人，名字已不可考。那时杭州女人还在裹小脚，穿皮鞋的人很少。张老板并不气馁，托人从上海买来新款皮鞋，拆开来研究，创出了自己的品牌。

到抗战前，“泰昶”不仅做门市，还包做军队的马靴、刀鞘等大宗生意。这一代的张老板，气定神闲，在城里拥有三十多处房产。

抗战爆发，中山中路一片仓皇。张老板将皮件装了一车皮，带着逃难。结果半路上，火车被日本人的飞机炸毁。张家逃到诸暨。晚上来了土匪，抢走了所有的金银细软。

张家从此败落。抗战胜利后回到杭州，张老板的独子张安华，弄了几双皮鞋，在家门口摆摊糊口。这条街上，从此又少了一家老字号。

“泰昶”旧址就在金波桥弄口，现在的边福茂鞋店旁边。孙绍仲是张安华的女婿，住在原“泰昶”的作坊里，生活淡泊。“泰昶”的历史，是他通过门前的界碑和岳父断断续续的谈话挖出来的。

昔日中西合璧的美丽店堂，唯剩一堵白墙黑门，一个哥特式的古旧门楣，倾诉着如风往事。

清河坊，人称“江南第一名坊”。自南宋以来历经元、明、清、民国，直至解放前夕，都是杭州的城市中心和商业中心。据说许仙在遇到白娘子之前，是清河坊保和堂药店的小伙计；《王老虎抢亲》里也热热

闹闹地唱着：“清河坊开豆腐店，招牌就叫许隆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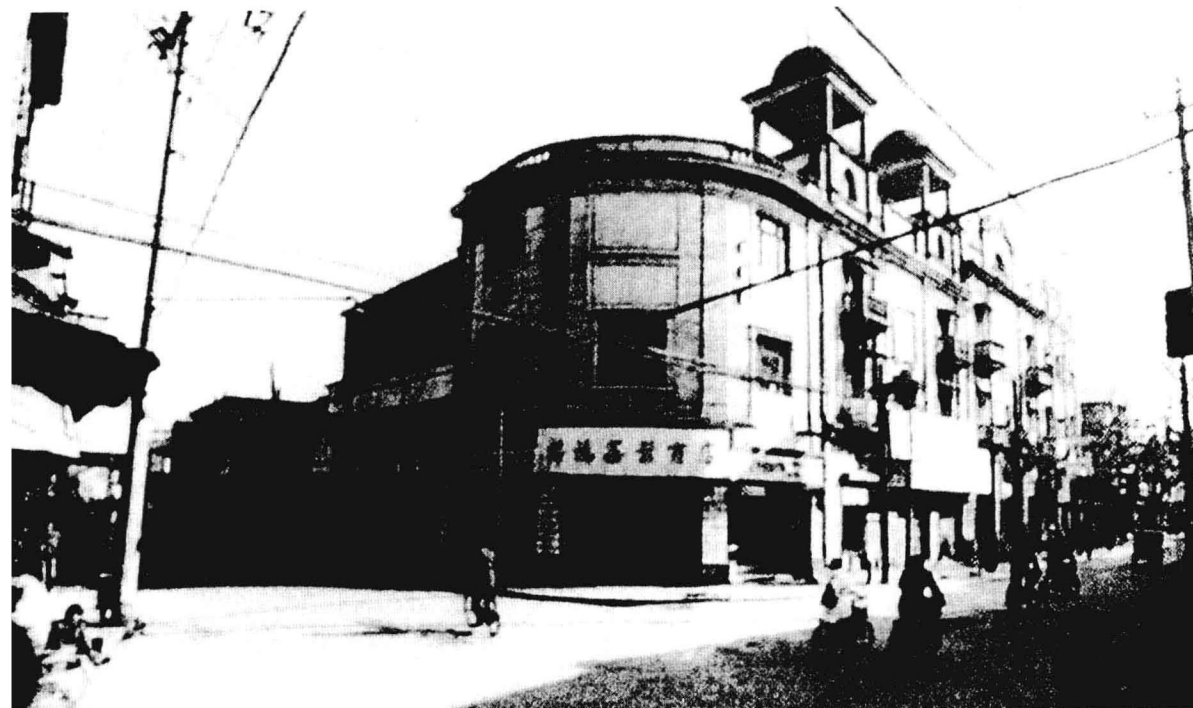
河坊街与中山中路交叉口的“四拐角”尤其闻名。这里集中了杭州几乎所有百年老店。每年香汛季节，必有大量香客涌入四拐角，到孔凤春香粉店买鹅蛋粉、生发油，到方裕和南北货店称点南货，到张允升鞋帽庄置顶帽子，去胡庆余堂买点膏丹参药。同时，东北一家烟店刚从邮局扛回宓大昌的杭烟，广东一位老伯正在悠然喝着翁隆盛的杭茶……

鲁迅先生是万隆火腿庄的老客。宣统二年，鲁迅到浙江两级师范学堂任教，来万隆买过火腿。1928年，他来杭州住了四天，又光顾了万隆。秋瑾来杭州会革命党人，也曾到孔凤春买了香粉带回绍兴去。

农业社会，人心淳朴，开门做生意，讲究“诚信”。百年老店，都是细煎慢炖熬出的火候：孔凤春的招牌鹅蛋粉，是用鲜花细细熏出来的；王星记扇庄，一



旧时的羊坝头一带银行店铺林立，留下了很多富有特色的建筑，今天这里已经成为了杭州近代建筑历史的博物馆



位于清河坊四拐角的盛大昌烟店（老照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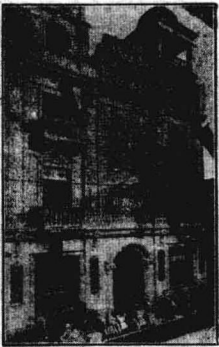


孔凤春的“顶上鹅蛋扑粉”

方裕和南貨棧

杭州清河坊自建四層洋房

本棧自運南北果品山珍海味北洋膠膠四川蠶耳特選
衛生將腿金華茶臘乾製青鹽橄欖白蓮藕粉細芯堅燭
精具定價克己無欺藉答盛意承荷惠顧無任歡迎此啓



電話三百七十二號

旧时方裕和广告

把扇子必须经过水浸日晒各四小时，仍能平整如初，不翘不裂，才可销售；宓大昌收的烟叶一定要甘露伏叶，肉厚香浓；边福茂的布鞋，光鞋底就要用18磅新布垫足18层。

岁月无情。泰昶皮鞋店的兴衰，提供了一份四拐角百年老店的命运样本。

众里寻他千百度

南宋宝祐三年（1255），正月元宵夜。

今晚，皇宫里热闹非凡。内侍董宋臣把西湖歌妓带入皇宫献艺，引得理宗龙颜大悦。御街上也是一派东风夜放花千树的美景。从官巷口到众安桥，歌舞队连亘十余里，满目锦绣，箫鼓震耳，目不暇接。

人群中的朱淑真，内心却甚是悲凉。

本是读书人家的才女，父母却把她嫁给了羊坝头的市井小民为妻。夫妻生活，只能用“独行独坐，独唱独酬还独卧”来形容。

今晚，她特意穿上顾家彩帛铺牌的柿蒂小花锦衣，手持睦亲坊陈宅书铺的“书棚本”精装唐诗集，来到官巷口，想要了却一桩少女时期的心愿。

可是，等到灯火阑珊，依然不见人影。

朱淑真低下了头。默默转回保康巷的家中。

一首新词，从心底流出：“去年元夜时，花市灯如昼。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今年元夜时，月与灯依旧。不见去年人，泪湿春衫袖。”

不久后，淑真和丈夫分手，回到娘家，在凄凉中去世。其诗被父母一把火焚之。幸存的诗，被时人编成《断肠集》，千古传诵。元宵之词，后人为保全淑真名节，托词为欧阳修所作。

2005年，羊坝头保康巷只剩下窄窄的一段。巷口是一座老房子的残垣。巷内树影婆娑，绿藤绕墙。低矮的平房前，有晾晒的衣物在半空中飘荡。寂静中隐隐传来麻将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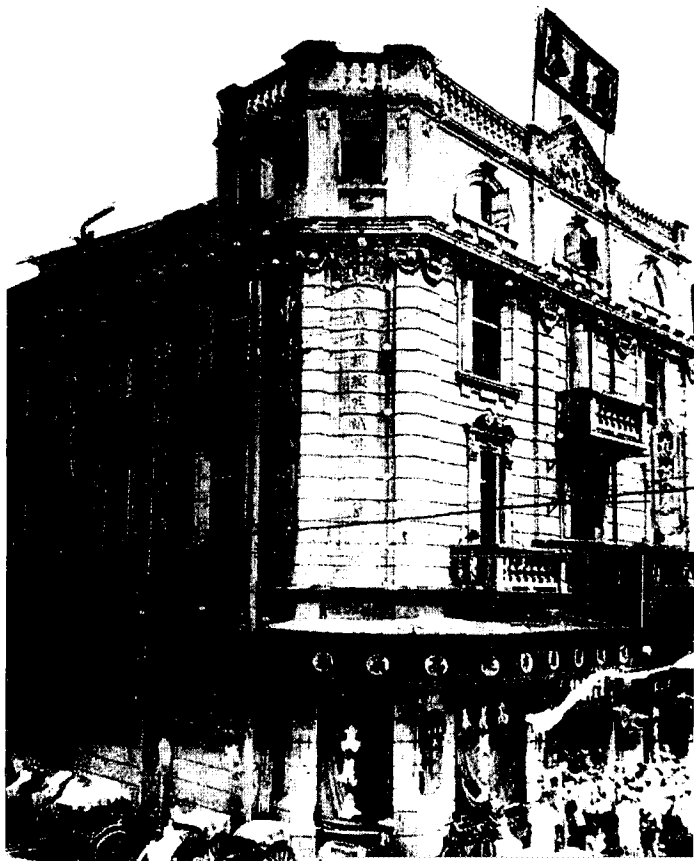
因为娶了一位才女，朱淑真的丈夫永远承受着“市井贩夫”的轻蔑眼光。当年他搓着麻将，想到自家娘子既不像隔壁柴凤英麻利持家，也不如对门潘金莲是个俏冤家，整日只吟诗作词，亲近不得，也是一肚皮的苦闷吧。

羊坝头、官巷口，这两个古老的地名竟透出海水的咸涩。秦以前，此地还是海滨。为了防止海潮侵袭，人们修建防海大塘，称为“洋

坝”。后讹称为“羊坝”。官巷口也是“官石间口”的讹称。

羊坝头是我国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之一。因为杭州出品的丝绸自古就是全国珍品——唐代，杭州丝绸被日本人称为“唐货”。白居易有诗“红袖织绡夸柿蒂”，就是赞美有柿蒂花纹的杭州丝绸清雅轻薄，品级一流。

南宋时御街的商铺三分之一都与丝绸有关，直到民国时期，杭州绸庄仍大部分集中在清河坊、三元坊和羊坝头一带。它们分工明确：绸庄不卖布，布店不卖绸。杭州老人犹记得百年布店“高义泰”，有着宏伟的青砖石库门墙，上书“高义泰”三个黑漆漆大字，店堂宽轩高雅，柜台上高高码着一匹匹布。



高义泰布庄（老照片）

羊坝头也是杭州最早对外开放的商业点。鸦片战争后，西药传入中国，杭州西药店以羊坝头最多。第一代民族银行家也在此大兴土木，地方银行、实业银行、盐业银行纷纷矗起，带来了欧洲古典主义建筑风貌。

羊坝头、官巷口一带大小店铺密布，诸行百市齐全，是各个阶层的血拼天堂。与此同时，这一带书铺林立，在商贾辐辏之外，又透出清秀儒雅的气质。

南宋临安，印刷业特别发达，有“天下印书，杭州为上”之说。后世珍重宋版，正是因南宋杭州刻书非常讲究质量。官巷口睦亲坊陈宅



20世纪初羊坝头一带风情

书铺为父子所开，所刻书籍称“书棚本”，为后世藏书家珍爱。今天翻开，仍有清香墨香扑鼻而来。

1904年，杭州女学堂在官巷口积善坊巷创办，为杭州女子学堂之始。1909年，商务印书馆在杭州保佑坊设立分馆。1947年5月，杭州